

第二章 中國（漢傳、漢化）佛教之肇始與演變過程

佛教在佛陀入滅後，歷經數百年的印度佛教各宗派之分裂演進，並接受、吸收、融和外來文化，由各宗派假藉佛陀之名，各自以其理想與理念，以梵文或梵漢對照，分階段與門派共同創作各種不同的佛經，再由各宗派以其各自的佛經，並非依其演變順序而傳入中國，再經中國各宗各教派以「漢漢對照」的方式，依據各朝代數種不同轉述的梵文版本，由不同古僧翻譯「錯譯、異譯、增譯、音譯」的「經、律、論」三藏與註釋。

應知梵文從繁，經文處處重複述說，多是長篇再加偈句，與漢文之從簡，體制相差很多。轉梵為華，是去繁就簡，所以中文經典自古以來，皆須注釋，否則甚難理解，但若注釋者偏失原義，則害處甚大，竟然千百年來比比皆是。

佛教最初是通過印度西北部，曾受希臘文化影響的犍陀羅（前阿富汗白沙瓦 Peshawar 附近，現在巴基斯坦境內）、罽賓（迦濕彌羅、喀什米爾）等地傳入西域，約西元前一世紀時，再從西域傳到中土的。犍陀羅人將古代希臘、羅馬藝術與印度佛教文化結合相融，創造出中亞文明上甚有特色的「犍陀羅藝術」並及於龜茲（屈支即今庫車）地區。

漢譯大藏經大都是集錄自西元二世紀陸續來朝的中亞僧侶的譯品，以及直到唐代才有中國人或印度人翻譯的經典而大成的。但佛涅槃後時日久遠，世間變化多端，經文已應各當時的背景、需求，填加了或另創了，好比舊瓶裝了無數次的新酒，雖然有些老味道，但喝起來卻是不同的口感。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西域中亞地區，是東西文明的熔爐，中國佛教是以印度佛教為父、絲路佛教為母而誕生的，並非直接得至原本的印度佛教，何況印度次大陸是各種異質文化集大成的地區，中亞和西亞各國、南北民族，東西文化、宗教、信仰衝突交融於此，也是大乘佛教興起的源頭。尤其民情互異，加上帝王的特殊考量，中國對西域佛法的引入是有選擇性的特意改寫，所以中國佛教並非原始佛教，而且雜有帝王「牧民」用意的選擇與篡改，可知印度佛教傳漢以後，得不到忠實的翻譯，而有很大程度上的異離了。

任何一種宗教誕生、成長、落定於另一種族的土地上，必然要改頭換面，才能適應新環境。中亞佛教在不斷被逼變質，已多樣化，輾轉移植到中國後，中國佛教

徒並不採用歷史的考據據稱是佛陀教導的學說。爲了無數的矛盾無法解釋，中國佛教不得不編出一套獨特的「解釋學」，如「五時分教」、「八相成道」等說法，以免自相矛盾。

後來爲了解釋各種「中國式」佛教與佛經，而十分苦悶，苦悶更加深了中國佛教的思索性，而造就了有別於印度佛教的哲學，後來發展出各大門派，各訂不同的戒律與宗法，或偽造佛經如《佛說三世因果經》、《天地八陽神咒經》等等。許多產生在中國的偽經總是標榜在印度就已有了，以免喪失了權威和真理性。

◎今後應該「政教分離」；教徒可以關心政治，不該參與政治。

在中國歷經最顯著的幾次焚書滅佛，起因於講求功德卻漠視佛陀的教理，而有法難的產生。亦即，三武一周之禍及文化大革命，消滅宗教，或歷代戰亂，再經移民避居，政治興衰，在在令受苦百姓急於尋求寄托，有野心之政客威嚇利誘，宗教失去她的純真。

更爲了迎合當朝統治機器之需要，難免變質於文化的大醬缸中，加上政教合一，強作不得已的說法，這更是世界上所有宗教共同的悲哀。只利用一本聖經，基督教就分裂新、舊與東、西教派上千個以上；崇尚內容與《舊約聖經》一樣的《(可)古蘭經》伊斯蘭教派也是如此遭遇，對於有心修行者，想尋出各該教的原始面目，恐日加困難。

佛教的禮佛是用瑜伽七肢，以生活事實來調動「體內」諸天界；但來到我國，用習俗對鬼神的認知，來祈求救贖、消災、賜福。完全變質的佛法，僅僅用來滿足人性的精神貪婪與期待。達摩攜來的《楞伽經》是禪修內視「人身宇宙觀」的偉著，後來卻被《金剛經》取代而很少再提倡。從此中國佛教徒「內証的功夫」便漸漸成爲與儒家混同，意識形態的口頭禪、人倫式思惟的宗教，使「生命科學」的根自此斷滅。

在中國，歷代皇帝之迷信或禁教，及大量譯經註釋與真偽經爭辯中，殊不知佛教發源地之印度，也在歷經無數次朝代的分派內憂、滅佛外患，以致佛教興衰不定，甚至早已滅絕失傳，唯獨中、日、韓與東南亞諸國，還以「錯譯、異譯、增譯、音譯」的中國式佛教經典，各立山頭，各自以獨創的特定佛經與戒律，因印刷術不發達之時代背景下，或以木石拓本或以手抄本，擁經自重，抱殘守缺，創造中國「本土化」的佛經與佛教，弘揚「中國式」的佛法。

◎中國佛教之宗派與演變概述：

小乘部 **hinayana**（聲聞乘 **sravakayana**）：修行自利印度傳來的宗派。

毘曇宗（阿毘達磨宗，俱舍宗）**abhidharma**（**pitaka**）：以《六足（阿毘達磨）論》**Jnana prasthanasatpad abhidharma**、佛曆 395年，西元 150年，漢景帝七年，印僧迦多衍尼子**Katyayaniputra**著《（阿毘達磨）發智論》為主，為小乘有部之教義，於唐玄奘譯《俱舍論》後，被俱舍宗所取代。

俱舍宗（**abhidharma**）**kosa**：佛曆 1046年，西元 502年，梁武帝時，另一說佛曆 1107年，西元 563年，陳文帝天嘉四年時，印度真諦譯《俱舍論本頌》與《俱舍釋論》22卷為始祖，以佛曆 1004年，西元 460年，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印僧無著之弟，世親著《（阿毘達磨）俱舍論》，佛曆 1195年，西元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玄奘譯《俱舍論本頌》，佛曆 1198年，西元 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玄奘譯《俱舍論》三十卷為主，主張萬法皆為實有，以無漏真智，觀四諦之理，而證入涅槃之果。該宗於唐宋時盛，後即衰。

成實宗**satyasiddhi**：姚秦時僧叡，另一說為佛曆955年，西元411年，晉安帝義熙七年，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十六卷等為始祖，以佛曆845年，西元301年，晉惠帝永寧元年，印僧訶黎跋摩**Harivarman**著《成實論》為主，主張人法既空則世間萬有，悉歸於涅槃寂滅之境。該宗於六朝時中盛，中唐以後衰。

中乘部 **madhyamayana**（緣覺乘 **pratyeka-buddhayana**）：

大乘部 **mahayana**（菩薩乘 **bodhisattvayana**）：修行自利利他

印度傳來的宗派：

三論宗（中觀宗，法性宗，性宗，空宗，般若宗）：佛曆778年，西元234年，魏明帝青龍二年，龍樹菩薩著《中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佛曆799年，西元255年，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印僧聖提婆**Aryadeva**著《四百論》、《百論》，東晉時鳩摩羅什為始祖，佛曆948年，西元404年，晉安帝元興三年譯《百論》二卷，佛曆952年，西元408年，晉安帝義熙五年譯《中論》四卷與《十二門論》為主，主張宇宙萬事萬物皆無自性，隨關係變動，隨緣和合而生，故自性本空，理解佛理，內心解脫流轉，即能證入真空本性，證得佛果。該宗於六朝時中盛，中唐以後衰。

(十)地(經)論宗：佛曆1052年，西元508年，北魏永平元年，另一說，佛曆1055年，西元511年，梁武帝天監十年，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合譯，佛曆1004年，西元460年，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印僧無著之弟世親著《十地經論》12卷，佛曆1318年，西元774年，唐代宗大曆九年，悟空與于闐僧尸羅達摩合譯《十地經》為主，主張如來藏緣起，眾生之心乃生成萬法之第一因，初盛於梁陳間，但華嚴宗興起後，即被融合而失傳。

攝(大乘)論宗：佛曆1107年，西元563年，陳文帝天嘉四年，印僧真諦譯《攝大乘論》三卷、《攝大乘論釋》15卷為始祖，佛曆994年，西元450年，宋文帝元嘉27年，印僧無著所著《攝大乘論》、無著之弟世親著《攝大乘論釋》、佛曆1054年，西元510年，梁武帝天監九年，印僧無性所著《攝大乘論釋》，佛曆1075年，西元531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佛陀扇多譯《攝大乘論》二卷，佛曆1107年，西元563年，陳文帝天嘉四年，真諦譯《攝大乘論》三卷，《攝大乘論釋》15卷，佛曆1153年，西元609年，隋煬帝大業五年，達摩笈多譯《攝大乘釋論》十卷為主。但佛曆1193年，西元649年，唐太宗貞觀23年，玄奘重譯此論三部，宣揚法相宗後，即衰退失傳。

法相宗(瑜伽宗，慈恩宗，唯識宗，相宗，有宗，有相宗)：印度傳承以彌勒，無著，世親，戒賢，以佛曆1004年，西元460年，宋孝武帝大明四年，無著之弟世親著《阿毘達磨俱舍論》、《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頌》、《大乘成業論》，中國以唐玄奘從戒賢求法為始祖，佛曆744年，西元200年，後漢獻帝建安五年，集成大乘經典《解深密經》、佛曆944年，西元400年，晉安帝隆安四年，彌勒菩薩著《瑜伽師地論》、佛曆1094年，西元550年，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印護法初集《成唯識論》，佛曆1191年，西元647年，唐太宗貞觀二一年，玄奘譯《解深密經》，次年譯《瑜伽師地論》與《唯識三十論》，佛曆1203年，西元659年，唐高宗顯慶四年，玄奘造《成唯識論》為主，主張宇宙萬有，悉為識所轉變，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了解諸事物實相，即可《轉識成智》，證入佛智。後因禪宗與華嚴宗興起而衰退失傳。

中國自成的宗派：

律宗vinaya(南山宗)：印僧曇無德，為始祖，佛曆798年，西元254年，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安息國曇無諦來洛陽譯《曇無德羯磨》，佛曆879年，西元335年，晉成帝咸康元年，晉僧僧建於月氏國取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佛曆923年，西元379年，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後秦曇摩持與竺佛念合譯《十誦比丘戒本》、《比

丘尼大戒》、《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等，一說368年，佛曆952年，西元408年，晉安帝義熙四年，佛馱耶舍譯《曇無德律》45卷，佛曆962年，西元418年，晉安帝義熙14年，佛馱跋陀羅與法顯合譯《摩訶僧祇律》四十卷，一說於416年，佛曆1009年，西元465年，宋明帝泰始元年，僧璩撰《十誦羯磨比丘要用》，佛曆1015年，西元471年，泰始七年，法穎譯《十誦比丘尼戒本》，佛曆1033年，西元489年，齊武帝永明七年，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律》18卷，超度撰《律例》七卷，佛曆1066年，西元522年，梁武帝普通三年，明徽抄《五分比丘尼戒本》，佛曆1170年，西元626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法礪著《四分律疏》十卷，佛曆1226年，西元682年，懷素撰《四分律開宗記》十卷，佛曆1339年，西元795年，唐德宗貞元11年，靈徹著《律宗行源》21卷，佛曆1357年，西元813年，唐憲宗元和八年，清徹撰《四分律記》20卷，佛曆975年，西元431年，宋文帝元嘉八年，求那跋摩至建康，譯《曇無德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唐初終南山道宣律師為始祖，以《五部律》中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僧祇律》為主，但中唐後，只《四分律》保存流行，主張遵守釋迦牟尼佛所制定戒律，節制日常思想行為與觀念，即能由戒生定，由定發慧，而證得佛果。該宗於唐太宗時盛，自元以後漸衰。

涅槃宗：佛曆744年，西元200年，後漢獻帝建安五年，傳入大乘《大般涅槃經》，佛曆813年，西元269年，晉武帝泰始五年，竺法護譯《方等泥洹經》二卷，佛曆962年，西元418年，晉安帝義熙14年，法顯譯《大般泥洹經》六卷，佛曆965年，西元421年，宋武帝永初二年，北涼玄始十年，印僧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40卷，稱為北本，又與鳩摩羅什弟子道生同時的慧觀、慧雲、謝靈運等在南地，將曇無讖譯本再譯成36卷，稱為南本，佛曆999年，西元455年，宋孝武帝孝建二年，沮渠京聲譯《佛母般泥洹經》為主，主張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佛法本一宗卻因分有天台、唯識、華嚴等新宗興起，而衰退。

禪宗（佛心宗）：以摩訶迦葉為始，中國以佛曆1024年，西元480年，劉宋滅後一年，菩提達摩Bodhidharma抵華。另說，未經考證，佛曆1046年，西元502年，梁武帝普通元年時，達摩來華，以修心，心傳心為主，不立文字言論，主張見性成佛。印度禪分為外道禪，小乘禪，大乘禪，但無歷史可考。被稱印度28祖的達摩，有說為南印度人或波斯人，於西元502年由海路抵廣至南京傳道不果，渡江至北方魏國嵩山少林寺坐禪面壁九年，人稱為壁觀婆羅門。達摩在中國傳法，並不見容於當時之菩提流支、光統律師，而遭其毒害六次。後由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牛頭法融，神秀，慧能，行思，懷讓傳承，江西吉州青原山之行思系統，分裂為法眼宗，雲門宗，曹洞宗，南岳（河南衡山）懷讓系統，分裂為臨濟宗，沩仰宗，臨濟宗又

分出黃龍慧南與楊岐方會等二派，共禪門七宗。中唐後，禪宗禪淨雙修，高唱儒、釋，道三教同源。該宗於明末以後漸衰。

淨土宗（念佛宗，白蓮宗）：佛曆604年，西元60年，後漢永平三年，印度無名氏著《無量壽經》等初期大乘經典，佛曆772年，西元228年，魏明帝太和二年，吳大帝黃武年間，支謙譯《阿彌陀經》二卷，佛曆796年，西元252年，魏齊王嘉平四年，康居國康僧凱來洛陽譯《無量壽經》，佛曆803年，西元259年，魏高貴鄉公至元六年，龜茲白延在洛陽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佛曆852年，西元308年，晉懷帝永嘉二年，竺法護譯《無量壽經》，佛曆965年，西元421年，宋武帝永初二年，寶雲譯《新無量壽經》二卷，佛曆1075年，西元531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北魏菩提流支譯《無量壽經優婆提舍》，東晉時慧遠為始祖，以《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為主，主張起信發願，念佛行持，即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壽命無限，直到成佛。該宗盛於唐、宋、明時，衰於明末以後，但又興起於台灣。

天台宗：佛曆604年，西元60年，後漢永平三年，印度無名氏著《法華經》等初期大乘經典，佛曆800年，西元256年，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西域僧支疆梁接於交州譯《法華三昧經》六卷，佛曆830年，西元286年，晉武帝太康七年，竺法護譯《正法華經》，佛曆950年，西元406年，晉安帝義熙二年，鳩摩羅什譯《新法華經》，佛曆1255年，西元711年，唐睿宗景雲二年，義淨譯《法華論》五卷，北齊慧文為始祖，隋朝智顛集大成，以《法華經》為主，以三諦說明宇宙萬象，主張修持應立一心三觀以斷三惑。該宗盛於隋唐間，衰於晚唐以後。

華嚴宗（賢首宗）：佛曆604年，西元60年，後漢永平三年，印度無名氏著《華嚴經》等初期大乘經典，佛曆965年，西元421年，宋武帝永初二年，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60卷，佛曆1064年，西元520年，梁武帝普通元年，北魏靈辨撰《華嚴論》百卷，佛曆1243年，西元699年，唐中宗嗣聖16年，實叉難陀譯《華嚴經》80卷，佛曆1342年，西元798年，唐德宗貞元14年，般若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40卷，佛曆1403年，西元859年，唐宣宗大中13年，志寧編集《華嚴經合論》120卷，唐初杜順和尚為始祖，以《華嚴經》為主，主張法界緣起，十玄六相妙義，事事無礙，相融相即。該宗盛於武則天時代，衰於晚唐。

真言宗（密宗）：佛曆1144年，西元600年，隋文帝開皇20年，印僧龍猛（顯教作龍樹）著多數密教書，佛曆1194年，西元650年，西南印度成立《大日經》，佛曆1239年，西元695年，唐中宗嗣聖12年，東南印度完成《金剛頂經》，佛曆1269年，西元725年，唐玄宗開元13年，印僧善無畏及金剛智（一說為善無畏與一行）

合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日經》）七卷，佛曆1297年，西元756年，唐玄宗天寶15年，不空譯《金剛頂經》三卷為始祖，以《大日經》、《金剛頂經》等真言密教為主，以六大（地、水、火、風、空、識）、四曼（大、三、法、羯等曼荼羅Mahdala）及三密（身、口、意）為教義，主張三密相應，即可成佛。該宗盛於中唐，晚唐以後轉興於日本。

◎中國佛教與佛經需要進行「宗教改造」。

◎中國佛教或大乘佛教是「大德說」，且是「新佛說」。

眼前所見大乘（佛）教與台灣佛教之佛法僧三寶，已非原始之釋迦佛教。甚多「現世」腰纏滿貫，享盡人間榮華富貴之高僧，莫非不信「佛法真理」之「因果報應」、「六道輪迴」。

目前台灣佛學家以日本佛學研究著作為骨幹之佛學論述之類外，以現代科學與學術水準而言，其他佛經與論述，大多一再以不同的故事強調財施「佛、法、僧」三寶之功德與「物欲性」的果報，及詛咒謗僧者之下場外，別無其他。也不免令人懷疑大乘（佛）教之慈悲覺悟之胸懷何在。

但其等之佛學論述，也有因某些因素之故，未能依不斷推出之最新及更令人可信服之真相與真理考古與辯證考證，進行修訂其著作，且其對佛學與佛經之錯失批判，過於「宗教性」或稍嫌微弱與不足，亦即站在「宗教」或「護教」立場，而並非站在「學術性」或「純理性」的論述，或可說已經將諸多佛經及其古論述之錯失說詞，加以「較理性」重新界定、解說，亦即「釋說新語」，或重新包裝，但未由根本解決與明說佛經之錯失，也屬憾事一也。

古今中外歷史顯示，有心政客與詐財惡棍都以「宗教」包裝「政治」，以「道德」包裝「宗教」。

◎有的佛經非「佛說」，而是「胡人說」或「胡圖說」

事實上，已於佛在世時或入滅後，「佛法真諦」已歷經各朝代之無數造經者或論述者或註釋者或弘法者，做了無數完全歧異的解釋與增減。故所謂「佛法真諦」為「有」，為「常」，為獨一無二，為神聖不可侵犯性，不可更改性，其矛盾早已不攻自破，而其本身之「三法印」也不攻自破。故就「三法印」而言，原始佛教係反對波羅門教的，對其原有之「轉世」、「六道輪迴」等等的信仰，有很大的爭議

性，而大乘（佛）教倒是強調這些信仰的。故有些所謂大乘（佛）教是「非原始佛教」、「非佛說」而是「胡人教」、「胡人說」。

有些弘法者稱「因果報應」只及於本身，不及於他人，但有些稱祖先所種之「因」，也會報應於其子孫。有謂古印度或外道也主張「因果報應」，但偏屬於「宿命論」，只講今世之禍福為前世之業力所造，少講今世與來世之業力因果報應。而佛法立場則應同時講三世或多世因果報應，才有別於外道之偏頗，但見一般說法者常含混其辭、信口雌黃。

有稱「因」是「種子」，「緣」是「條件」，萬事萬物皆由因緣和合而生而滅，亦即佛法的「緣起說」、「緣起法」。「無我」是「無生死中我」，意指「我無法控制性、無自主性、不得自在性、無主動性」，並非沒有「真我——佛性我」這個人的「本體」的存在，只是這「本體」，並非「肉體我」所能控制。「無常」也意指有萬事萬物的「本體」存在，但世間一切會「隨時隨地，隨因緣和合而生而滅，而變化無常，故無恆常特定的萬事萬物。」。

「空」是意指「空性」，並非「空體」，亦即萬事萬物皆有其「本體」之存在，但其「本質」或「本性」目前感召的現象係隨時空之流轉，隨「緣」或隨「因緣和合而生而滅」，而變化「無常」。但不論其「本體」或「本性」之「有」或「空」，其「本體」或「本性」目前所感召的現象，都會隨時空流轉而變化「無常」，「而生而滅」，「而非恆常特定，永生不滅。」。因此，所謂「諸法無我、諸行無常、涅槃寂靜」的三法印，實即為「空」的「一法印」。

但就「因果報應」、「六道生死輪迴」、「因緣和合而生而滅的緣起法」、「無常、無我、涅槃的三法印，或空、空、空連三空的一法印」等大乘佛法主要中心思想而言，是互相矛盾的。因既然萬事萬物皆因緣和合而生而滅，即無我、無常、涅槃寂靜或空、空、空連三空，即無恆常特定的我、佛、神、天堂、地獄的存在，亦即所謂佛法的「無神論」，則無其特定的我、佛、神、天堂、地獄，以便進行或接受「因果報應」、「六道生死輪迴」，故應屬空幻虛無。